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五回 敘友誼縱談風月 俟回音著意煙花

奉命督師來，如何少將才？ 廣陵風景好，且自縱情懷。

卻說文華帶了三軍到得維揚，近城十里光景，早已見無數官員迎接上來。連忙下馬，手下遂將馬牽過一邊。文華也迎上前去。本是看不清楚，早聽見為首一個官員高聲說道：「趙大哥久違了！小弟鄢懋卿接待來遲，望勿見罪。」文華一聽，才知道頭一個就是鄢懋卿，連忙趕步上前道：「原來是鄢賢弟！愚兄何德何能，敢勞大駕遠接？不敢不敢。」剛才說畢，早見那些後面的官員一總跪下，有的說：「小官等迎接虎駕！」有的說：「小將等迎接帥爺！」文華此時卻不比在別處的驕傲，竟是滿面春風的還禮不迭，口說「請起！」眾官才起來親自投遞手本。早有家人們上前接去。

鄢懋卿與文華本都是嚴嵩的乾兒子，平日間何等知己！故此今日見了，更覺分外慇懃。兩人手攜手地講談了幾句，然後鄢懋卿就請文華上馬，一同並馬而行。文華遂傳令三軍們，暫在城外空闊處屯紮浮營，俟明日再作道理。不表。

再說兩人騎著馬，一路上談講說說笑笑，頗覺有興。那些文武官員也不敢坐轎乘騎，竟是步行隨在後面。將及城門邊，文華又見兩邊有無數軍士跪在道旁，原來都是揚州守城的官軍。文華也不細看，只叫左右說了一聲「免」，就同懋卿進城去了。不一時就到了鹽院衙門，也不升座，叫手下吩咐文武各官俱各回衙理事，今日不必在此伺候，明日早堂參見便了！那些文武等官巴不得這一聲，遂各自散了。

這裡文華與鄢懋卿本是不客氣的，到了此地猶如到了家裡一般。兩人攜手一同到內堂來，見了懋卿夫人。他們本是見慣的，也不必煩絮，遂一同出來，到得書房中坐定。獻茶已畢，敘談些京中的事情，並問嚴太師的聖眷若何。文華遂將以前之事，細細地從頭告訴一遍，又懇鄢懋卿代他設法弄幾百萬銀子。鄢懋卿方知道細底，也對文華將烏寇的事情略略提說幾句，又道：「若說要弄銀子，多則不能。倘然一二百萬，小弟還可巴結。況這裡眾鹽商又都是富翁，此事諒不難成就。只要有好音回來，就可奉繳。小弟明日且把這事與他們眾鹽商一聽，叫他們大大地湊些出，無有不成的！」文華聽了大喜，連忙深深道謝。鄢懋卿道：「都是自己弟兄，這有什麼謝的！大哥放心便了。」

此時已是下午光景，家人們早已把極豐盛的接風酒席擺將上來。因是自己人，故就擺在書房裡。鄢懋卿又叫請署中師爺們來一同飲酒。不時，來了六個師爺，卻都是善於滑稽的人，極可替人散悶的。大家相見，各通姓名畢，就請入席。因是文華不比別個人，所以今日席上用的器皿並肴饌等，均是鄢懋卿預先吩咐，要格外講究的，故都不是尋常之物。但見有詩為證：

黃金錯落豈尋常，瑪瑙為盤尺長。

更有一般希世寶，玉杯五色放毫光。

鄢懋卿上前安席已畢，不必說自然是文華首席了，其餘挨次坐下，互相酬酢，真是說不盡異樣快樂。

數巡之後，文華覺得有些冷清，要弄幾個粉頭來侑酒，因是初到，不好出口。那知鄢懋卿早已知他的意思，故意說道：「我們吃寡酒未免不能爽快，到不如喚幾個相公來解解寂寞，大哥你道如何？」文華只道是去叫戲班裡頭的小旦來，因道：「這是在京做慣的事，有什麼不可！但是這裡小旦恐難及得京中。」懋卿笑道：「大哥你弄錯了，這裡有好幾處女班子，都會做戲，唱得好南腔，所以叫她們相公。就是陪宿價錢也不甚貴。不論到她家去接她到來，均是二十兩銀子一夜。這個風味小弟卻不時領略，都是極好的。今日何弗叫他們去傳幾個來，大哥見了包管合意！」文華一聽正中其懷，忙笑應道：「賢弟有興，有何不可？但外面有人曉得了，恐講出去不好聽。」懋卿道：「這卻不妨。這裡凡是官場飲酒，都有官妓承應。大家是這般的，請放心便了。」說畢即叫家人們喚去。

文華是已經久曠的人，況是最喜此道的，一聽去喚，巴不得一喚就來。不多一時，只見來了四個美人。文華細細一看，果然是好。只見個個都是儀容秀美，骨氣清幽，行動處煞可人。有詩為證：

折花冉冉拂花來，穩步金蓮不損苔。

繡帶軟隨風不定，阿誰神女下陽台？

文華見了覺得心中突突地跳個不定，恨不取來一口吞了。看那幾個，真是比眾不同，不獨行步婀娜，就是立處亦自動人。也有詩為證：

獨立閒階若有思，嫣然清影照荷池。

朱顏不共波紋亂，應是臨風第一枝！

及至近前，但聽得嚶嚶鶯聲地說道：「大人們老爺們在上，小妮子等萬福。」文華一聽竟是出了神，忘了自己的體統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下官何幸，得蒙仙子降臨，已是萬幸，怎好再行大禮？就此請坐罷。」左右早把椅兒添上，順溜的坐下。文華也等不及他們開口，便先問道：「請問列位芳卿，青春多少，貴姓芳名？」那些妓女們不論官員大小，都是司空見慣的。況是看見這個席面，定是官職不小。因此便格外慇懃地通了名姓。

原來第一個面貌最好身段最俏的姓林，因她最是可人，故名可卿。因為是色藝俱佳，有人道她一個雅號叫「惹人憐」。第二個姓朱名熙鳳，為她專會勾人魂魄，因此也有人贈她雅號叫「動人心」。那第三第四兩個雖是稍次，也還異常嬌美，若沒有惹人憐動人心兩個，也要算是獨出冠時了。這兩個卻沒有雅號，一個叫月月紅，一個叫月月鮮。這四個美人莫說姿容絕世，相貌傾城，就是那幾雙金蓮，均是春筍一般，俱沒有在三寸之外。怎教人不魂搖魄蕩？若論唱的聲音，又是歌喉宛轉。那一種柔脆，真叫做響遏行雲，繞樑不絕。又有詩贊她們唱的好處道：

緩啟朱唇度韻遲，輕塵冉冉落如絲。

倘教座有周郎在，也應頻傾酒數卮。

若論翠袖翩躚舞腰綽約，卻又掌中可立，屏上可行，真是楊玉環尚覺其肥，趙飛燕不嫌其瘦。又有詩贊她們的妙技道：

一片清音響佩環，腰肢回處似弓彎。

輕盈花在微風裡，不數當年白小蠻！

這四個美人，本是維揚極有名的紅相公，她們的院子就叫做四美院，專一接王孫公子、大腹巨商。所以那禮貌一切，更非其他可比。今日文華見了，覺得立又不是，坐又不是，真弄得心癢難撓，只是手拈著鬚子嘻嘻地笑，嘴都合不攏來。鄢懋卿暗想道：我們趙大哥這般光景，竟是著了迷。不若待我做個湊趣的人，停回兒把她們留在這裡陪伴他。此刻且不要提起。

再說四個美人輪流敬酒已畢，左右早把琵琶送上來，各人彈了一套《如夢令》，慢慢地說說笑笑。文華覺得遍體酥麻，一眼不住的看。內中有一個師爺知道他的意思，便說道：「趙大人雖是初到，卻與我們的大人是相好弟兄，不比在別處，盡可開懷暢飲。」又笑嘻嘻地對惹人憐說道：「怎麼不多敬幾杯酒與趙大人？」惹人憐笑道：「我們姊妹們自然巴結，只怕我們醜陋，大人不喜歡的。既是這般說，快取金門來，倒要大大地敬大人三斗。說罷左右已將金門送上，滿滿地斟了一斗，惹人憐雙手慇懃捧上笑道：

「大人如不嫌棄，請飲此鬥！」文華連忙接過笑道：「芳卿說到哪裡去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見了芳卿，下官已喜之不盡。還有什麼嫌棄？既承雅意，自當捨命地一飲。」說畢即將鬥內的酒，分幾口飲乾。惹人憐又把第二斗酒送過，文華道：「且慢！下官酒已多了，若吃醉了，豈不醉眼模糊，不能領略芳卿的豐致，倒不如芳卿代飲了吧。」鄢懋卿道：「這卻不差，少刻還有事哩。此時先飲一個合盞杯，豈不是好？」惹人憐笑道：「倒是賤妾量小，怎能領這一斗的賞？」

又有一個師爺說道：「你一人飲這斗酒卻是不能，況且飲醉了，我們大家到底不忍。不如和你妹子同飲此酒，晚上也可一同陪侍大人。我這句話你道如何？」懋卿笑道：「果是不差，晚間我要留你們兩個在此伏侍大人，這斗酒你們兩個分飲卻也不多不少，也好助助你們的興。」惹人憐與動人心都紅了臉，笑道：「怎麼鄢大人這般沒正經！」懋卿笑道：「沒正經的事多著呢！我要說出來，你又不知怎樣的不好意思呢！」說畢大家哄堂大笑。惹人憐只得把那斗酒與動人心分吃了，又把酒斟上一斗來送到鄢懋卿面前說道：「這斗酒本是敬趙大人的，可是大人說的他還有事，不如大人代飲了吧。」懋卿笑道：「還沒有怎麼，就這等的關切。倘然睡了一夜，又不知明日怎樣地肉麻哩！」月月紅與月月鮮都笑道：「偏是你這大人會說話！」懋卿道：「噯，我正忘了！只顧說話，到把你兩個冷落了。這卻怎麼好！好罷，我們三個人把這斗酒合吃如何？但是我自有夫人在內，晚間卻不能奉陪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月月紅、月月鮮齊聲道：「我們也沒這般福分。若然，陪侍大人，豈不要折殺了小人麼？」懋卿笑道：「倒看不出你們兩個的嘴，竟是這般厲害的。既是你要這般說法，我倒偏要同你們睡一覺，做一個連牀大會，試試我的手段。那時你們才曉得我的厲害！」月月紅、月月鮮笑道：「罷了，不要說這體面的大話了。只怕夫人與姨娘們知道了，就吃不了的兜著走呢！」說得眾人哈哈大笑。

此時眾師爺也在旁邊說趣話兒打邊鼓，弄得不成個格局。幸而都是自己的心腹之人，沒有一個外客，盡他們肆無忌憚的亂說。又是內中的師爺，一半與這四個相好過的，有了些酒，還有什麼正經的話兒？自然地恣意取樂了。這且慢表。

再說文華與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早已調笑得熱辣辣的，割捨不開。初時還好，後來竟忘其所以然也，不管有人在旁，便捏手捏腳起來。這兩個原是有名的紅相公，一見文華如此，早把那拿客人的手段放出來，所以愈加弄得文華神魂顛倒，如醉如癡。竟把她兩個當作月裡嫦娥瑤台仙子一般，看看這個，又捨不得那個，抱抱那個，又放不下這個。後來索性把她兩個拉在身邊，左擁右抱，摸摸這個，聞聞那個，竟爽快得個不亦樂乎。

初時，師爺們想大家行個酒令，顯顯他們的才學。及至看見這樣光景，想來酒令是行不成的了。況已大家吃得十分滿足，倒不如做個湊趣的人，大家早些吃飯，好讓他們到房中去盡情作樂，免得終有些礙眼。因此大家暗暗商量的，向鄢懋卿說道：「酒已夠了，菜已足了，時候已是不早了，何不請趙大人同幾位相公們吃了飯，把相公們應留的留了，應開發的開發他去，倒是正理。想趙大人連日路途辛苦，也好早些歇息。」鄢懋卿笑道：「不差！既是如此，就留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陪伴大哥，月月紅、月月鮮兩個只好得罪她了，緩日再補情罷。」兩個人聽了，遂即起身辭了，上轎去了。

文華聽了，雖則暗暗合了心意，面上卻赫赫地說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雖是在賢弟處，可以無須客氣，但是愚兄怎好放肆？不如也叫這兩個回去，明日再去喚她們吧。」懋卿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？大哥若是這等說，是嫌棄小弟了。我勸大哥從直些吧。」文華覺得倒不好回答了，對著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一笑，兩個人連忙低下頭去，也是微微地一笑。鄢懋卿道：「我看你們的神情，已是心照了。何必有這許多假惺惺呢！」遂叫左右快些取飯來吃。左右連忙送上飯來。大家因是酒菜吃得多了，不過略略用些，就收過了。

且說眾師爺知道在此不便，都一個個地溜出去了。書房中只有趙文華、鄢懋卿同惹人憐、動人心四個人，更覺放浪形骸。四個人攪作一團地頑了一會，懋卿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喚左右問趙大人的房間可曾舒齊了麼？家人稟道：「早已舒齊，連趙大人的行李都發在那裡。」懋卿便對文華道：「大哥請到溫柔鄉去享甘甜滋味罷。」文華到此地位，自然沒得再說，只有唯唯而已。懋卿遂叫家人掌燈，一同到那邊房裡。文華一邊走路，一邊還把兩個美人的手攜住不放。不多一時，早已到了一個花園門首。

原來這署中也有一座小小的花園，就把文華臥室鋪設在花園裡面一處極好的院落，名曰陶情院。幾個人繞遍迴廊，才到陶情院內，文華等未曾走進，先聞著一股極甜靜的香味。及至走進院內，文華一看，一總是七間平屋，西邊的三間是文華的從人，又有鄢懋卿撥來伺候的人，也不必說他。

且說那東邊的四間，鋪設得真是齊整。但見雕樑畫棟，繡幕羅幃，地鋪五彩絨毯，壁懸古今字畫，中掛真湘妃竹做的書畫燈八盞，都畫的是《牡丹亭》全本，中設楠木天然幾，上邊掛的是一幅劉晨阮肇入天台的畫圖，兩邊掛的對聯卻也是名人所寫。又有幾只雲母石的八仙桌兒，古銅瓶中插著碧桃一枝。其外供的古董玩器也不計其數。兩邊更擺著兩隻竹葉瑪瑙的榻，又有無數的雲母石椅兒，中間是一隻極大的紫檀圓台，真是物無不美，器無不精。靠東邊有一極大紗廚，即安設文華的臥榻之處。廚門啟處，早有兩個垂髻的丫環出來叩頭。原來也是懋卿撥過來伏侍的。

文華見色色齊備，異常感激，即一同走進紗廚來，果是別有洞天，其中動用的物件，又是一樣。皆是鄢懋卿不惜重價向飄洋客人買來的西洋器皿，沿窗擺一隻洋漆的方桌上，用紅呢台單繡的鴛鴦戲水，真是活靈活現。正中間擺著西洋圓台，上面鋪的均是明珠攢成的一個小圓台罩，靠壁又有一隻西洋的臥榻，內中均有機器，若是大暑天，就可在這榻上行樂。榻前懸一小小的立軸，是名人畫的太平歡樂圖，左右對聯，卻也寫得筆法秀美，寫的是：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

又見兩邊掛著四幅畫圖，文華細細的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原來是四幅極精緻的及時行樂圖兒，上面皆標名色。一軸是憑欄對酌，一軸是落日彩蓬，一軸是小園玩月，一軸是暖閣聽琴，皆畫得窮工極巧，栩栩欲活。文華看了，更覺心神俱動，又見珠簾隱隱，香霧沉沉，朝外排著一牀，均是紅木雕成的全本《西廂記》。四面都有書畫，紗窗四角懸掛著四盞異式珠燈，外掛大紅湖縐的帳眼，左右掛一對金鈎釣住流蘇帳幔，裡邊是鴛鴦被合歡枕，覺得異香馥馥，件件可愛，沁人心脾。

文華此時已覺情思暢爽，欲借吟詩消遣，又當時已更深，只得消停就枕，方不負此良宵。因礙著鄢懋卿尚未出去，還有小丫環在面前，也不好急急叫他們就出去，只是面上紅紅的，口中說話有些牛頭不對馬嘴。鄢懋卿早知其意，笑向文華道：「我本欲與大哥趁此觀園之樂，把酒談奇，再遣惹人憐、動人心輕敲檀板，細轉歌喉，亦足以消此永夜。奈神疲意倦，大有欲赴溫柔鄉一遊之意耳。」又笑向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道：「你們可要好好兒的伏侍大人，明日重重有賞。倘然有甚不合趙大人的心，或當他是外行，明日我曉得了，卻是不依的。」惹人憐先笑道：「曉得了，不要多說了。你也好進去了。不要夫人等急了，差姐姐出來傳喚，那就不好了。」鄢懋卿正要回言，動人心又說道：「姐姐不要叫他進去，讓他在這裡看看也好學些本領，去到夫人那裡賣弄手段。」鄢懋卿笑道：「我把你這爛子嘴的，我叫趙大人把你今夜弄個半死，才夠你受用哩！」說畢又笑嘻嘻的道：「大哥請睡吧，小弟去了，不要誤了你的豪興，明日再見吧！」一頭說一頭走了出來，早有伺候在紗廚處面的小廝，拿著銀燈送他進去，不提。

此時文華巴不得他去了，才好干他的正經事情，故一見懋卿去了，即將兩個小丫環也打發出去了，將紗廚的門閉上，笑道：「被他纏了這一回，有這許多說話把我們的事擔擱了，我們快快去睡吧。」惹人憐笑道：「我們兩個人怎好與你同睡？不如讓我妹妹陪了你，我自向那邊榻上睡吧。」文華聽了，急得說道：「這是斷斷使不得，我們三個人還是一牀睡的好，也好成一個品字。若但做個呂字，焉能盡興呢？」兩人見他這般說，知道他耐不得了，不覺櫻含一笑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將羅襦解去，香帶鬆下，又與文華來脫去靴子，替他卸下衣服，三人相抱相偎的一同擁入羅幃。

此時文華不獨身子麻化，覺得魂靈兒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。那一夜的歡娛自不必說，但看見皓月當窗，明如白晝，一簾疏影，恍似波痕。對此皓皓清光，渾覺難成好夢；雖則輾轉反側，頓然清興愈豪。擁錦衾兮燦爛，怕聽叫旦之聲；欣羅帳兮皆春，快賦好求之句。正是巫山會合，雲雨方收，不覺時已樵樓四鼓矣。那文華自覺四肢無力，遂朦朦朧朧偕二美人齊入黑甜鄉去，並不知天色已明。寂寂無聲，睡得實是甘甜無比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日上三竿，覺得鼻子中香氣佈滿。想起這一宵豪興，頗覺爽人心脾，真正令人難捨，惟鞏多戀錦衾，被伺候人生笑。因此意欲起來，又捨不得。看那兩人時，還是沉沉的熟睡。知道兩個一夜辛苦了，故此未醒。無奈，將她兩人細細的遍體撫摩，才把兩人驚醒，又說笑了一回，叫她們不要回去，在這裡陪伴，待回京時將你們帶去，包你們兩個享福不盡。兩人諾諾，連聲

道：「這是最好的，只怕我們沒福。」文華道：「這有什麼難處？只消我對鄢大人說了，叫你們家裡的人來，重重地賞他幾千兩銀子，還怕他不答應麼？」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聽了，歡喜不盡，又盟山誓海的說了一回，方一齊穿衣起身。

那兩個垂髻丫環，已在紗廚外面伺候久了。聽得裡邊有了聲息，方敢輕輕地推開紗廚的門走進來，已見文華等衣服都穿好了，遂忙出去叫伺候的小廝們去取洗臉水來。不一時幾個小廝已將三隻金面盆取來，丫環接過了送進去。後面又絡繹不絕的，這個送奩具來，說是二姨娘著人送與兩位美人的；那個送花朵來，說是三姨娘叫人送來的。不一回工夫，那吃的用的已是擺滿一台，或是參湯，或是果品，或是脂粉，或是茶點，無不精美絕倫。文華梳洗畢了，坐在妝台旁邊目不轉睛的看她兩個梳妝，竟是愈看愈愛，連吃都忘記了。

惹人憐笑道：「你昨晚這等辛苦，此時還不覺得饑餓麼？」文華方欲回言，動人心也笑道：「他連三軍將士都把丟在城外，他倒還顧著吃東西麼？」文華聽了微微的笑道：「只因愛著你們兩個，故而連吃都忘記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們快些大家吃了些到外邊去罷，不然被鄢大人又要取笑了。」惹人憐動人心兩個忙同文華隨意吃了些，仍去梳妝。好得有兩個丫環在此，都是會梳頭的，一人伏侍一個，不一時就都梳好了。文華道：「我先出去，你們隨後就來，停會兒見了鄢大人，不可說要回去的話。」二人笑了笑點了一點頭。

文華方整頓衣冠，出來想要傳見合城文武並自己帶來在城外駐紮的將官。此時已將晌午時候，故此急急朝外而走。早有自己家人們並懋卿撥來的小廝們一同簇擁著出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